

# 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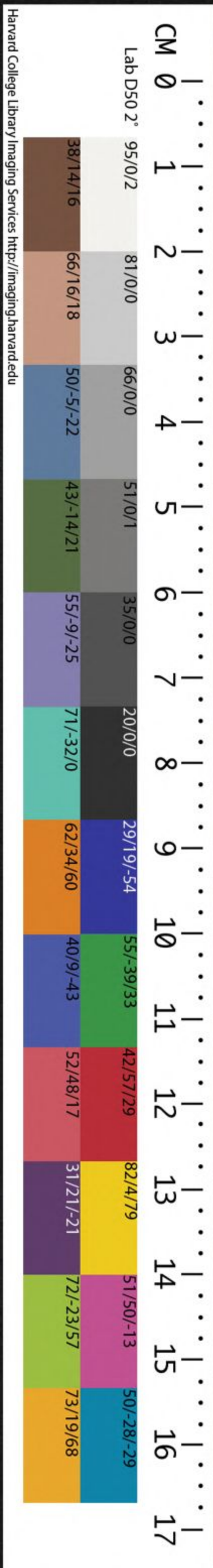
## 卷一百八十三之八十八



59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2455/21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印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直郎春坊右司管國子之胥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

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  
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與修遼  
金宋三史書成擢叅議中書省事調燕南廉訪使至正  
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與  
大都留守荅爾麻失里使四川首薦雲南都元帥述律  
鐸爾直有文武材初四川廉訪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  
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於平章某瘦死獄中至是伯  
延親屬有愬會茶鹽轉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  
訪使倉皇去官至楊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罷憲史四  
人奏差一人籍其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

張文德出遇少年執兵刃疑爲盜擒執之果拒敵文德  
斬其首得懷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賊黨聞之遂焚劫  
雙山文德捕殺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  
乃議文德罪比不卽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  
一百守誠至爲直其事他如以贓罪誣人動至數千緡  
與夫小民田婚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辭窮  
吐實爲之平反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  
正之因疏言仕於蜀者地僻路遙俸給之薄何以自養  
請以戶絕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  
宜賓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二  
舉謝晉賢請復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  
采聳動天下論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  
丞未上母劉氏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遘疾以至正九  
年正月卒年五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諡文昭有文集若  
千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滋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孝  
經論語卽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詎家人曰兒大不  
教力田反教爲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汶陽曹  
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爲

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奉翰林文字  
再轉爲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二年拜  
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  
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  
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顏專擅威福讐殺不辜  
鄒王之獄燕鐵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  
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  
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塋具庶  
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  
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

應徒配者鈇趾以舂金鑛舊嘗給衣與食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瘐死多寡罪著爲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埧河設埧夫戶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車戶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埧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有一車之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

夜奔馳猶不能給埧夫戶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顛顛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戶尚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戶阿難荅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簽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群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隣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弊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卽萊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

泊船島嶼禁鎮民與稍水爲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畀之  
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淞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  
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  
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  
朝廷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愬于臺者  
四十人選恩誠鞠問恩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  
以下二十三入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  
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幾死  
賊以是圖復讐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賊  
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

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  
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家間見數  
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爲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  
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  
被収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迂思誠私語吏屬曰  
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斂  
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  
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  
門立水陸站以達於關陝移牘思誠會陝西河南省憲

臣及郡縣長吏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  
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  
詣其地衆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礁石錯出路  
窮舍騎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  
度其不可乃作詩歷敘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  
遼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闕復  
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闕者五人罰  
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超陞  
兵部侍郎監燒燕南昏鈔忽心悸弗寧已而母病事畢  
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內憂扶櫬南歸甫禫朝廷行內外

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  
河水頻溢決鉄燈干鉄燈干眞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  
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于  
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  
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  
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  
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  
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  
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  
十三莖莖五六穗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

政沾美名乃止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  
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  
拜禮部尚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  
勸課思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  
不感泣緘進二麥豌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  
祭酒俄復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  
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曰寬  
內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糧運四曰改祿  
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曰復倚郭  
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爲陝西行臺

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七年春紅巾  
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  
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正月魯帖木兒邸衆  
洵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帖  
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戊將  
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  
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爲京師之庭戶陝西  
實內郡之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  
能獨安乎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  
有爲國爲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



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  
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  
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  
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報効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  
遲與速耳衆乃安旣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  
罕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帖  
木兒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行樞密院掾史  
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  
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吾不忍  
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効不出諸御史

謁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  
莫敢聞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  
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俄起  
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  
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豈輕耶事遂寢十七年召  
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臥疾聞命卽起至朝邑疾復  
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有七謚獻肅

###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  
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

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  
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  
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  
故事應荅而已往年有詔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  
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  
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  
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丁內  
憂服闋起爲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  
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  
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李拜

拜者殺人而行兇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  
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傳撒都刺以足蹋  
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  
於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  
東爲之震肅出僉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  
享太室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  
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魯  
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闡對曰爲人後者爲  
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

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  
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叅議中書省事視  
事十日以史故仍爲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摺  
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  
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  
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  
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  
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  
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兼祭

酒九年出叅湖廣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訪使尋召爲  
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闢端本堂命  
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脫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  
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  
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  
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  
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  
性自非學臻闡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  
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  
之習而又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寔以事廢驟膺重託負

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

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當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焉又之陞翰林學士承旨階榮祿大夫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卽前日所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諸書叅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萬幾之政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李术魯翀

子遠附

李术魯翀字子暈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金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卽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叅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

蕭灝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灝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暈比倫者於是灝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世皇實錄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翀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叅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翀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覈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

惟尚刑多置獄具狎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狎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狎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狎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狎強爲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狎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官多呈賢者狎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敘帝方獵柳林

駐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住命狎傳旨中書狎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狎傳否拜住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狎曰尔可作宰相否狎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狎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狎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成狎爲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狎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狎

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晉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狎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狎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內外嚴置扇鎖晝巡夜警永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狎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狎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暈而不名命狎與平章政事溫迪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狎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

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狎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狎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暈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狎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暈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狎所談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

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貲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諸生素已望狝至是私相歡賀狝以古者教育有業退  
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  
狝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搏  
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  
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狝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  
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  
帝師不爲動惟狝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  
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

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狝六人  
商論國政狝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卽位早正宸極  
以幸天下帝旣卽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狝曰今上  
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  
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爲宜從狝言議乃定遷禮  
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  
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狝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  
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  
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  
歸鄉里明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



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狝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與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學者又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狝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朋道以狝廕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死遠妻雷爲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我曾叅政冢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

### 李洞

李洞字漑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卽穎悟彊記作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歎異之力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未幾以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非其志也及考除集賢院都事轉太常博士拜住爲丞相聞洞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歷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泰定初除翰林待制以親喪未克葬辭而歸天曆初復以待制召於是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克學士員洞數進見奏對

稱旨超遷翰林直學士俄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洞旣  
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  
有大議必使與焉會詔修經世大典洞方臥疾卽強起  
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旣進奏  
旋謁告以歸復除翰林直學士遣使召之竟以疾不能  
起洞骨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踈髯目瑩如電顏面如  
冰玉而唇如渥丹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  
也其爲文章奮筆揮洒迅飛疾動汨汨滔滔思態疊出  
縱橫竒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洞每  
以李太白自儼當世亦以是許之嘗游匡廬王屋少室  
諸山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僑居濟南有湖山花  
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勅虞集製文以記之  
洞尤善書自篆隸草真皆精詣爲世所珍愛卒年五十  
九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由  
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  
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  
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

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卽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沉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

疑獄遂復寘于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詰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日已瞽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况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爲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

文閣閣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叅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爲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爲吏部尚書陞叅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

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克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江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

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畧之密節制之  
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  
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  
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  
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  
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  
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已任學者因其  
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  
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稅藁云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終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一

皇明翰林學士亞答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臣宋 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 臣王 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中書管學子監司業事 臣周如和等奉勅重校刊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為寶章閣

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全閩八

郡圖籍來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

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叅知政事

行省江西俄以爲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境遇害于海上都中生三歲卽以恩授從仕郎南劔路順昌縣尹七歲從其母葉訴闕下世祖閱焉給驛券俾南還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宵繁皆聘貽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爲披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

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賕以爲病死都中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甲居海濱爲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適歲侵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谿洞猺獠往來民間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

服柳民染於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簠  
簋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  
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爲之變隣州茶陵富民覃乙  
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屍成婚藏隱  
玉杯夜明珠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委之都  
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  
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爲神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  
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  
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  
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

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  
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  
我輩當粥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  
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  
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  
事父老或以兩岐之麥六穗之禾爲獻都中曰此聖主  
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內憂去郡民生  
爲立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  
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筴乃如前除  
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事者恐斂



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爲臣子者使皆避謫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三易鎮皆佩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中以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仍贈襲衣法酒都中既至參酌前所行於兩浙者次第施行之鹽法遂修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中道以疾作南歸於是天子閱其老詔卽其家

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清獻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輒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疇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許衡卽知所趨嚮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有詩集三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竒穎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

之謂左右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  
晉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  
省照磨尋陞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  
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  
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  
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  
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  
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  
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  
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

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  
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  
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  
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陞  
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  
不陞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  
知其罪重卒陞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  
減駁爲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爲世道賀矣尋遷  
左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  
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有不能輸者

有司以責之役戶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秦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爲運使當令越民少蘇矣行省檄克敬抽分舶貨拘蕃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能奪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

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謂脫其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召爲叅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勲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

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叅議乃敢格詔命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已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入爲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旣

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唯長寧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以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海徭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邪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于朝卽令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 七  
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  
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  
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  
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克敬喜讀書其  
有所得者輒抄爲書又有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元統  
二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省叅知政  
事追封梁郡公諡文肅子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叅知  
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稱性倜儻尤峭直疏  
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亟爲之有古俠士風  
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過初襲父官爲右衛千戶公卿  
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竒之由是出入禁闥待  
以心腹將擇重職處之未幾鐵失與倒剌沙構謀英宗  
遇弒遂引去自是不復出仕居常扼腕或醉歸慟哭過  
市時人目以爲狂莫知其意也泰定中倒剌沙用事天  
變數見速哥乃密與平章政事速速謀曰先帝之讐孤  
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  
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  
意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而近在金陵易於傳命若能同

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帝之讐可雪也速速深然之時  
燕帖木兒方僉樞密院事實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冬  
乃告以所謀燕帖木兒初聞之矍然因徐說之曰天下  
之事惟順逆兩塗以順討逆何患不克况公國家世臣  
與國同休戚今國難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  
矣於是燕帖木兒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  
俄而泰定帝崩倒刺沙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速哥乃  
與速速從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諸豪傑乘時奮義以  
八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  
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京  
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卽皇帝位是爲文宗論功行賞  
速哥爲禮部尚書速哥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變不  
能勇敢一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將相之力  
在臣未足贖罪又曷敢言功乎文宗慰勉之乃拜命而  
其他賞賚一無所受尋遷長寧寺卿繼出爲安豐路總  
管又入爲壽福府總管又爲都水使者居官恂恂無幾  
微自伐之意人或詢以翊戴之事往往遜謝終無所言  
君子尤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孤警敏好

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  
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亦都護  
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與聖宮明年二月授典寶監  
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請併入  
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臣並列朝會  
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二司隸禮部如故  
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一曰正君道  
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正綱紀五曰審銓衡六  
曰勵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脩軍政先是關陝大饑民  
多粥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

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察御  
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流  
民王延祿非海延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財擴聽之以  
酷法抑其父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法遂抵  
擴罪明年二月遷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監察御史  
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  
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  
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  
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  
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况君臨

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  
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  
治之機茲不可失也又言戶部賜田諸怯薛支請海青  
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  
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二十九  
萬餘定宜節無益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  
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  
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  
能脩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  
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群牧

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寔蕃  
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  
以給國用非小補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  
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  
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  
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  
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  
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  
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  
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



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纁綺旌之未幾遷右司都事元統二年五月轉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出爲淮西道廉訪副使至淮未朞月引

疾歸六月召爲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之人與鬪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制至正元年轉兵部侍郎俄丁內艱服除召爲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蜂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場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鎮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叅議中書省事轉刑部尚書改湖廣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辭十一年改

元史卷一百十四 列傳 十三  
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杭州不  
花領弓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矣言于宣讓王帖木  
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冑鎮撫淮  
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且王府屬怯薛人  
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  
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何能禦敵思謙括官民馬置兵  
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禽渠賊廬州平旣而穎寇將  
渡淮又言于王曰穎寇東侵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  
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  
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爲屯田萬戶召語

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  
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  
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脩定國律十二年拜治書侍御  
史明年陞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  
授榮祿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命下強拜受命  
明日卒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  
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韓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檢校司空贈司徒克  
以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留鎮汴子孫遂爲太康

韓氏父克昌至大間仕爲監察御史以論事有名聲元善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釋褐除新州判官累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歷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僉樞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中書叅知政事五年遷大司農卿尋出爲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南肅政廉訪使九年召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一年丞相脫脫奏事內廷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叅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俱由是遂與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同分省彰德以給餽餉十二年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總兵討汝寧元善至衛輝以病卒元善性純正明達政體敷歷臺

閣三十餘年遂躋丞轄以文學治才羽翼廟謨論議之際秉義陳法不徇鄉上官國是所在倚之以爲重嘗以謁告侍親居家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爲義莊以周貧族至正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錠元善復以買田六百畝爲義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山南廉訪司皆辟書吏天曆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用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時旣

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而皇弟  
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疏畧曰文皇獲  
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  
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  
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  
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  
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  
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  
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  
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况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

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  
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况蠻夷之心不可  
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輿言至此良爲寒心臣願殺  
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  
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  
報又上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  
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  
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  
今失刺斡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  
所今陛下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

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爲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槃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

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僞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獻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爲業居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爲僞造鈔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濁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爲王濁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濁爲真造僞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江東所至抑豪強惠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爲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淤數年中

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錠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  
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兵  
部尚書爲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府憲  
讐殺以沙加班處大逆敬詳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  
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  
一家敬立論全重而就輕朝廷咸以爲然十五年復爲  
樞密院判官尋拜叅知政事行省河南復爲兵部尚書  
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  
致居民軍士立營屯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  
餘其法井井十有七年召爲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叅

知政事盜據齊魯敬與平章政事荅蘭叅知政事俺普  
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兼  
領兵刑戶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  
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俺普密議曰我  
軍強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  
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敬以  
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以逆  
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復敬  
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請行納  
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北燕南士民踵

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軍費民獲少蘇  
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江浙行省左丞卒  
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諡曰忠敏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終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二

皇明翰林學士直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呂思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  
戶宗禮生仲堪亦舉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釗爲千  
夫長死國事釗生德成德成生允卒平定知州致仕思  
誠父也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鞞束帶趨而

揖曰我文昌星也及悟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軒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爲陪堂生試國子伴讀中其選擢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丁內艱改景州蓆縣尹差民戶爲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簿畀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敝天曆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

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他日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懽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卽日迎養思誠怜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卽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



遂有年縣多淫祠動以百餘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俄陞編脩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尋擢國子監丞陞司業拜監察御史與幹玉倫徒等劾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于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迂思誠於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移浙

西達識帖睦爾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多怨之思誠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僞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省事及事敗註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朝皆釋之陞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言罷起爲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僉書樞密院事韓鏞爲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奏爲治書侍御史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院奏爲副使御史臺

留爲侍御史會平章政事鞏卜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姑徐之思誠趣入奏鞏卜班  
罷大夫銜思誠將謀擠之思誠卽謁告朝廷知思誠無  
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  
酒出爲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  
授湖北廉訪使入拜中書叅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中  
丞劾奏清道官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  
國子監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祿大  
夫總裁后妃功臣傳會粹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  
篤又爲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爲中書左丞御史大  
夫納麟誣叅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思誠納麟曰  
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  
子祭酒吏部尚書偃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  
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銅錢爲子命  
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  
爲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尚終爲漢  
人之子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爲子者乎一座咸笑思  
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  
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  
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偃哲篤曰至元鈔多僞

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  
爲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  
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反滋多爾况祖  
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僕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  
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  
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  
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  
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  
哉僕哲篤忿曰我等策旣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  
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言直頗

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  
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  
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遷  
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卽其家迫遣之初  
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爲動貽書叅議龔伯遂曰去  
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  
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  
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爲此來出其不意可以入  
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轉鬪而入詢其故  
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軍民官吏告之曰賊

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號令戒職事脩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爲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祿大夫大司農俄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爲勢利所屈三爲祭酒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註疏太繁魏了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諡忠肅

###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旣長遂通諸經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貲雄其第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爲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民分辦民不擾而事集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守萬戶朶兒赤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官訴郡同僚畏朶兒赤托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朶兒赤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珎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珎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鞠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遷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箠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按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

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卽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爲神調濟寧路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太中大夫未兩月卽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爲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旣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斬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

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  
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  
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  
去凡戰鬪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旣而寇益衆  
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  
聞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  
文節

于文傳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  
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

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今名以  
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  
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詔  
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  
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文傳長  
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卽能柔之以恩  
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  
外然者亦爲之變俗初長官強復自恣文傳推誠以待  
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倚轉運司勢虐使州民家業  
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

而弗之救乎乃亟爲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長洲  
爲文傳鄉邑文傳徙楊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  
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  
爲受役者之助文傳旣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  
州及華亭上海兩縣之事委焉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腴  
田來歸而中人家自是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  
張甲之妻主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  
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  
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  
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

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丹徒縣民有  
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鞠之  
旣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  
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司官從之婺源之  
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  
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卽  
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  
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  
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  
者卽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

京師娶娼女張爲婦江旣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  
塋前妻之子困苦之旣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  
之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涖官其  
所設施多此類故其治行往往爲諸州縣最韓鏞時僉  
浙西廉訪司事作烏程誼以紀其績論者謂其有古循  
吏之風至正三年召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賞賚優  
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  
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文傳氣貌充  
偉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士  
後多知名爲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爲尤長云

###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子博  
士俄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  
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叅議傅巖起爲  
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  
足盡知天下賢才况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  
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天曆元年除僉浙西廉訪司事  
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干文傳治行爲諸縣  
最所至郡縣爲之肅然二年轉江浙財賦副總管至順



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順帝初歷  
僉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既而  
拜侍御史以剛介爲時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贓私乃罷  
去五年臺臣辨其誣遂復起叅議中書省事七年朝廷  
慎選守令叅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當今必欲得賢守  
令無加鏞者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爲  
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  
之尤至將爲盜必卜之鏞至卽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  
江凡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  
皆嘆服鏞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宮求宿儒學行俱尊

者列爲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  
課試以示勸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討  
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  
爲多鏞居官解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  
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卽銜之往往騰  
謗于朝其出使于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皆  
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諸  
郡長吏獨鏞無預鏞治政雖細事其詳密多類此十年  
拜中書叅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脫脫在位而龔伯遂輩  
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鏞有言不見聽人或以鏞優於

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爲甘肅行省叅知政事及  
脫脫罷用事者悉誅而鏞又獨免禍乃遷西行臺中丞  
歿于官

### 李稷

李稷字孟幽滕州人稷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其  
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鈇山師方回孫鎮回孫皆名  
進士長於春秋稷兼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第授淇  
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饑告于朝堂以  
賑之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疑其爲非督  
弓兵擒之果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

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擢御史  
臺照磨至正初出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遷都事又入  
爲監察御史劾奏闈宦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  
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爲國基禍乞加竄逐以正  
邦刑章上流高龍卜于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  
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  
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  
奏請及帝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  
天護聖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  
宜妄興大役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縣尹

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  
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  
蠹政害民宜爲佐貳帝悉可其奏遷中書左司都事又  
四遷爲戶部尚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  
畝起稅稷詣都堂言曰方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  
一行是驅民爲盜也相臣是之尋叅議中書省事俄遷  
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脫脫出師征徐州徐旣平  
謁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以塋勅賜  
碑樹焉旣而召爲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中書叅知政  
事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使帝躬祀郊廟

攝太常少卿尋復爲侍御史又爲中書叅知政事俄陞  
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尋特加榮祿大夫至正十九年丁  
母憂兩起復爲陝西行省左丞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  
服闋命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  
年出爲陝西行臺中丞未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  
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一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  
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文穆稷爲人孝  
友恭儉廉慎忠勤處家嚴而有則與人交一以誠恪尤  
篤於鄉邨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旣沒皆撫其  
遺孤人以是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爲時

名卿云

蓋苗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爲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

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貰今民饑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什之五辟御史臺掾除山東廉訪司經歷歷禮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違之天曆初

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爲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劬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

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爲監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卽日還宮臺臣擬苗僉淮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聞其讜言也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中書檄苗行視河道還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日必爲中原大患都水難之事遂寢至正初用薦者知亳州修學宮完州廨有豪強占民田爲己業民五十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爾等罪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輕議至元四年

起爲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丁內憂  
宰相惜其去重賻之至正二年起爲戶部郎中俄擢御  
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  
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爲山  
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  
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  
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爲奸  
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三年入爲戶部侍郎四年由  
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  
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

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  
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  
出爲山東廉訪使民饑爲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  
十二事劾宣慰使骹骹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  
職田苗曰年荒民困吾無以救尚忍征歛以肥已耶輒  
命已之同僚皆無敢取召參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爲陝  
西行臺侍御史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爲治  
書侍御史陞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  
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  
司治之矣苗執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

力辯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其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日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卽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爲口實於是時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歎曰猥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將引去而適有旨拜

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苗終不解比至卽除其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田里矣時宰復奏旨趣赴任苗昇疾就道至鎮卽上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到官數日卽上疏乞骸骨還鄉里明年卒年五十八贈摠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剝折

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終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三

皇明翰林學士雷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正憲坊右名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合卺踰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黷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



按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虎者禿謁而謝之乃起范孟爲亂矯殺月魯帖木兒等城中大擾楨暮夜縋城出得免踰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楨執之盡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徒之人以爲快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卽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人以爲神明焉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刺欺罔之罪并

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讐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郟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妻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閩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及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禍畧曰臣伏見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

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可謂不寧矣  
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時  
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臥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  
創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脩實德則可以答  
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  
安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  
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  
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  
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  
四也其言不明賞罰之禍畧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

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  
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  
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  
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  
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  
縣星羅碁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  
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  
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  
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而  
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

不能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  
爲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  
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殺人矣陛下泰然不  
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穎上之寇始結  
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駸駸  
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  
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  
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  
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訐直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  
政廉訪司事至則劾中書叅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院

副使脫脫木兒治書侍御史奴奴弄權誤國之罪又不  
報方是時孛羅帖木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  
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  
冀爲事構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脫脫  
木兒奴奴往解之旣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  
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  
協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懼  
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  
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以救  
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卽辭去

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李羅帖木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奧寧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

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

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二年卒

### 歸暘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  
有輕雲來掩之故名暘學無師傅而精敏過人登至順  
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鉏奸擊強人不敢以年少

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爲不法暘執以下獄  
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願指氣使輒奔走之暘獨不爲屈  
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  
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月魯帖木兒  
左丞刼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撒里麻召官屬及去  
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爲左丞使暘北守黃河口暘力  
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叵測所爲暘無懼色已而賊敗  
汗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  
徵不起賊呼炳司卯酉曆炳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  
暘出角吳炳無光暘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

拜監察御史及入謝臺臣奏曰此卽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爲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親旣歿家食久之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爲動宣寧縣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郭仲玉爲人所殺有司以蒲察山兒當之賜察其誣踪跡得其殺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司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七年遷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賜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

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戇如此何相抗乃爾邪然其策果將焉出賜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賜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悉給貧民賜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喻之未幾命平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述

律賜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况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賜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廣海徭賊入寇詔朶兒只丹將思播楊元帥軍以討之賜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楊就統其衆彼悅於恩命必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陞左司員外郎中書用賜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

實內藏賜復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遷叅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珣未附詔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朶兒只丹討之一軍皆沒而朶兒只丹被執將罪之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旣而國珣遣人從朶兒只丹走京師請降賜曰國珣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眞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屢叛如賜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叅議樞密院事十二月陞樞密院判官九年正月轉河西廉訪使未上改禮部

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爲贊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人人殊卒從賜議俄以疾辭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金文綺不受初賜在上都時脫脫自甘州還且入相中書叅議趙期願員外郎李稷謁賜私第致脫脫之命屬草詔賜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願曰若帝命爲之柰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願知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遷四川行

省叅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書凡三遷皆以疾辭十七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賜輿疾至京師臥于南城不起時海內多故賜上三策一曰振紀綱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疊疊數千言時以爲老生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關避兵尋抵大同及關陝小寧來居解之夏縣皇太子出冀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夏縣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陳祖仁

王遜志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爲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叅議中書省事二十年五月帝欲脩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畧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

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

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  
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  
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  
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  
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橐驪內侍皇  
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  
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  
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驪  
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  
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

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  
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  
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  
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  
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  
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  
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謂  
臺臣所言雖是但橐驪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  
與美除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  
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

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墻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其人而美

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卽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驪乃皆辭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

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子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爲甘肅行省叅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朱毅卽日就道明年七月李羅帖木兒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叅知政事是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祿大夫而仍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

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暉編脩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略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

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令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

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執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掎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

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年秋

大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徃德門爲亂軍所害時年五十五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負

氣剛正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自天文地理律曆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通其要爲文簡質而詩清麗世多稱傳之王遜志字文敏暉之曾孫也以廕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歷隰州判官大寧縣尹擢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劾詹事不蘭奚平章宜童皆逆臣子孫當屏諸遐裔除大府少監出爲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不惟不死且仍與官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

艷然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爲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卽自投井中死

### 成遵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爲以不合程式爲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爲國子

生時陳旅爲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已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明年預脩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錄後至元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臺掾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

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敘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卹及劾火魯忽赤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事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

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時臺臣有嫉賊吏多以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賊私雖父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陞戶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



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賣官與姦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入賈魯

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毋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脫脫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爲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郡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往討括船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絕遵隨事處宜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爲沔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

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心遑遑遵言於省臣  
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舡截兵境且戰且行  
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  
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  
爲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爲防禦  
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舡往來江中終不敢  
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拜  
叅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  
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  
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爲

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剥膚椎髓以供軍儲而  
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  
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  
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  
能言宰相以下皆爲之揮涕乃以入奏帝詔卽遣使罪  
守河將帥而守禦自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倪賊質威順  
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  
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  
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  
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

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荅之柰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躓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爲叅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政喜曰大政事今可決矣十七年陞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爲遵及叅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叅政趙中叅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賊皇太子命御史臺

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寃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勅

### 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旣冠南遊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讀學士郝彬薦爲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爲掾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荅如響使者歎服以爲中國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氏白

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纖毫無擾泰定七年  
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忽剌歹怙勢恣縱  
妄爲威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輒行獨不爲回撓  
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風紀不報天曆元年調江浙財  
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大水民以菑告鑑損其賦什六七  
勢家因而詭免者鑑覈實諭令首輸元統二年陞同僉  
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今古凡禮樂度數名物罔不  
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禮據經辯析詳明君  
子多之至元元年以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感疾而卒  
年六十五追封譙郡侯謚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  
者周卹恐後歷官三十餘年僦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  
貲唯蓄書數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爲詩賦尚騷雅作文  
法西漢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鑑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  
漫爾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乃有黃  
金參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  
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張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  
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

元集卷之百六 及傳 二十五  
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翥一  
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  
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字安仁江東大儒  
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  
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翥學之  
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  
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  
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  
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史成歷應奉脩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

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  
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  
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論辯之  
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  
議時政衆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搆思監曰張先生平  
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  
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搆思監善  
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  
大夫字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  
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

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爲之字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字羅帖木兒旣誅詔乃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咲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咲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

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翥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識者韙之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終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四

皇明翰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縣春坊直學士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烏古孫良楨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世次見父澤傳資器絕人好讀書

至治二年蔭補江陰州判官尋丁內艱服除調婺州武

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

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

定爲令移泉州益以能稱轉延平判官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賣國不忠援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罷之中外震懾陞都事猶以言不盡行解去復起爲監察御史良楨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於是連疏天曆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入膺大統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替御小臣

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寔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



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御史臺作新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爲綱而以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均公田爲目指擿剴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宦者罕失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并論宦寺結廷臣撓政爲害可汰黜之儉佞側目至正四年召爲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中書左司都事出爲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六年授平江路總管不拜八年復召爲右司員外郎九年陞郎中尋遷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還爲郎中遷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中道召還

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十一年拜治書侍御史陞中書叅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十三年陞左丞兼大司農卿仍同知經筵事時中書叅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如志會軍餉不給請與右丞悟良哈台王屯田歲入二十萬石東宮久未建懇懇爲言車駕幸上都始冊皇太子立詹事院驛召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當時盜賊蠡起帝聞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十四年遷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賊張士誠旣降復叛殺淮南

行省叅知政事趙璉進據高郵六合太師脫脫奉詔總  
諸王軍南征而良楨洎叅議龔伯璉刑部主事廬山等  
從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郵會詔罷脫脫兵柄遂有上變  
告伯璉等勸脫脫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詞連良楨  
簿對無所驗即日還中書左丞命分省彰德王調軍食  
居半歲還中書十六年進階榮祿大夫賜玉帶一十七  
年除大司農明年陞右丞兼大司農辭不允論罷陷賊  
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  
將籍其孥吏抱按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按不可署同列  
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

東食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灾圍田稅民皆德之  
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爲奸舉明律者數人  
叅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  
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晚歲病  
瘠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凡若干  
卷藏于家

賈魯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幼負志節旣長謀畧過人延  
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恩授東平路儒學  
教授辟憲史歷行省掾除潞城縣尹選丞相東曹掾擢

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顛縮卽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未幾卒魯居喪服闋起爲大醫院都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魯爲宋史局官書成選魯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合先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否陞臺都事遷山北廉訪副使復召爲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並河

郡邑民居昏墊壯者流離帝甚患之遣使體驗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圖上進二策其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其在右司言時政二十一事皆見舉行調都漕運使復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連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坝夫海運壞於坝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宣忠船戶付

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旣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  
袤濟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九年太傅右  
丞相脫脫復相論及河決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  
臣群議言人人殊魯昌言河必當治復以前二策進丞  
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丞相曰  
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  
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章領河南北  
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萬廬州等  
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  
節度便宜興繕是月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

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埽諸堤成水土工畢河復故道  
事見河渠志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  
圖獻帝適覽臺臣奏疏請褒脫脫治河之績次論魯功  
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資金帛勅翰林丞旨歐  
陽玄製河平碑以旌脫脫勞績具載魯功且宣付史館  
并贈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脫脫  
旣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同總兵官平章月可察  
兒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日  
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然後食  
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

丞却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十三年五月壬午也月可察兒躬爲治喪選士護柩還高平有旨賜交鈔五百錠以給塋事子稹

### 遼魯曾

遼魯曾字善止脩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掌機密監察御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實封於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羣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

立其主時伯顏爲右丞相以爲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爲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爲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爲立主以妾后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垂卽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先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

乎魯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躋之遂以真哥皇后配焉復拜監察御史劾荅失海牙阿吉刺太尉鞏卜班右丞兀突蠻刑部尚書吉當普監察御史哈刺完者月魯不花院使呂思誠郎中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宗選法餘皆伯顏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事上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郊王爲伯顏構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橫罹伯顏所誣者遷宗正府郎中出爲遼陽行省左右司郎中除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禮部郎中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徐州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爲軍乃超遷魯曾資善大夫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遣其募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平繼使領所部軍討淮東卒于軍

### 貢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官京師爲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師泰早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太和州

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爲掾尋以  
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翰林文字丁  
內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疑獄悉爲詳讞  
而剖決之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  
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  
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爲史等所劫史傭作富  
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旣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  
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  
魚爲漁者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  
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

商奪其所賫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  
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  
師泰追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餘姚  
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  
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僞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旣  
舍姚因加罪於高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魯與高素  
嘗相識也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  
見卽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冤  
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爲諸郡  
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爲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

元史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九  
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禮部郎中  
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  
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  
時論以爲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  
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于浙右得糧百萬石以給  
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弊命師  
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病原驗其貧富而均其徭  
後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豪貴以其不利於已深嫉之  
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朝廷欲仍和糴浙西因除師泰  
都水庸田使十五年庸田司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

遷福建廉訪使居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  
難其人師泰又以選爲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甫視事張  
士誠自高郵率衆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  
將弗能支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  
綬棄城遁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旣納降江浙行省丞相  
達識帖睦迺以便宜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  
其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  
師泰江浙行省叅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  
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爲糧數  
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爲秘書卿行至杭之海



元史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十一  
寧得疾而卒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卽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爲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爲言于武宗以爲翰林待制後爲皇太子說書日侍英邸仁宗卽位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爲上舍生積分及高等去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三轉爲翰

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伯琦爲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帝嘗呼其字伯溫而不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八年召入爲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陞直學士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臺除伯琦兵部侍郎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人皆南士之望一時榮之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 十一  
大軍南討而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  
十人共劾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  
坐左遷補郡判官由是不爲公論所與十三年遷崇文  
太監兼經筵官代祀天妃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爲江夏  
肅政廉訪使長槍鎖南班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  
見之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廉  
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糾言伯琦失陷寧國宜  
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承制假伯  
琦叅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士誠旣降江南行臺監  
察御史亦辯釋伯琦罪除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  
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是留平江者十  
餘年士誠旣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卒伯琦儀觀溫雅  
粹然如玉雖遭時多艱而善於自保博學工文章而尤  
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  
又有詩文藁若干卷

吳當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  
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旣捐  
館四方學子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  
文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

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改禮部員外郎十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爲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叅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旣受命至江南卽召募民兵由淞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旣通乃進攻南豐渠

兇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迪率本部兵與黃昭夾攻撫州勦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黃於是建撫兩郡悉定是時叅知政事朶歹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又以爲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爲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供億平章火你赤軍火你赤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軍不敢去先是當與昭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  
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火你赤等  
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  
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昭湖  
廣行省叅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  
你赤棄城遁當乃戴黃冠着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  
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昇床  
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廬陵吉水  
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  
學言藁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終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五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董搏霄弟昂霄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時天  
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兒累殺商賈  
于道爲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有司謂  
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人皆以爲憤搏霄知之以言于

貞卽以尸諸市中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  
除涇陽縣尹入爲戶部主事陞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  
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  
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往往理冤獄革弊政才譽  
益著稱于時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  
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  
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  
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  
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  
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

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礮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  
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  
敵搏霄忽躍馬渡礮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  
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  
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  
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  
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州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  
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  
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而諸將  
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旣陷於賊今可

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叅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卽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旣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

治旣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旣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者數百人旣數日賊復

來窺獨松搏霄卽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  
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卽遣偏將余思忠至賊  
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  
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  
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  
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  
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  
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  
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  
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

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  
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  
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  
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  
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比沙  
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  
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  
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  
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卽還旣而旗動騎  
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

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  
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  
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  
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於  
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  
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  
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  
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  
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  
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

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  
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  
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  
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  
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  
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  
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  
廢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  
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藉其民以屯故  
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



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  
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  
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  
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  
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  
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  
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  
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旣旦城上兵皆下大開  
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  
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

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請  
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谿同征益  
都搏霄卽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  
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  
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  
濟南必不可保旣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  
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  
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  
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  
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

元史卷百六 列傳 六  
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定昂霄贈推誠孝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諡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劉哈刺不花

劉哈刺不花其先江西人倜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俠士風居燕趙有年遂爲探馬赤軍戶至正十二年穎亳

盜起朝廷以恭不花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兵討之哈刺不花上書陳十事其七言兵機及攻守方略恭不花大喜卽辟爲掾史未幾奏除左右司都事恭不花以哈刺不花嘗爲探馬赤有膂力善騎射俾統前八翼軍爲先鋒將明號令信賞罰士皆樂爲之用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答失八都魯軍潰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牟哈刺不花軍於汴梁南彭子岡有自長葛來者言總兵官已爲賊所敗次中牟哈刺不花曰賊旣捷兵必再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旣而有使馳報夜四鼓賊從洧川渡河未知其所向哈刺不花曰是必襲

答失八都魯營耳我行已緩不及事不若以精銳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軍其歸路賊果襲答失八都魯營大掠輜重而回哈刺不花伏軍四起賊大敗盡俘獲之當是時答失八都魯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而哈刺不花功名與之相埒十七年山東毛貴率其賊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犯灤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人心大駭在廷之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左丞相太平執不可哈刺不花時爲同知樞密院事奉詔以兵拒之與之戰于柳林大捷貴衆悉潰退走

據濟南京師遂安哈刺不花之功居多哈刺不花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初哈刺不花與信州人倪晦字孟晰同事泰不花爲掾史晦涉書史精文墨機識警敏泰不花深委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刺不花或有所論白多沮不行由是心銜泰不花及泰不花事敗走詣哈刺不花求援而哈刺不花不能曲爲保全乃縛泰不花送京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少之

###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射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

王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南雄討賊丘  
太老賊六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渠帥劉把東獲九  
十餘人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選討大山賊劉貴擒之  
二年討朶新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延祐二年寧都賊  
起行省命英率各萬戶軍討之賊勢甚張英屢戰皆勝  
斬獲不可勝數積屍盈野水爲不流行省平章李世安  
遣英迓江浙平章張閻所領軍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  
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嶂遇賊三千餘人盡殲之至治  
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  
天曆元年授宣武將軍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

州賊張思進等二千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  
統元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  
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英至  
賊皆就擒未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  
西行省右丞燕帖木兒討之方賊起時英已致仕平章  
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  
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  
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  
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  
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

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恐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  
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其棺衾以葬將  
歛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  
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及憲司  
請恤典于朝有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爲  
臣之清者也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 石抹宜孫

邁里古思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紮人五世祖曰也先  
事太祖爲御史大夫自有傳也先之曾孫曰繼祖字伯  
善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

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  
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策多合時宜爲學本於經術而兼  
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說見稱薦紳  
間宜孫其子也宜孫性警敏嗜學問於書務博覽而長  
於詩歌常借嫡弟厚孫廕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戶守  
處州及弟長卽讓其職還之退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  
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孫守温州宜孫卽起任其  
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  
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孫  
復奉省檄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爲禦敵計十七年江

浙行省左丞相達識鐵睦邇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  
官總制處州分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  
爲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宜孫又辟郡  
人胡深葉琛章溢叅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  
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  
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  
當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爲計相保守於  
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爲稱首十八  
年十二月

大明兵取蘭谿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曰  
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  
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卽遣胡深  
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爲之殿兵至婺與  
大明兵甫接卽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  
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大明  
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  
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爲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  
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爲處州鬼耳旣  
還至處之慶元縣爲亂兵所害事聞朝廷贈推誠宣力  
効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越國公

謚忠愍邁里古思者寧夏人也字善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杭縱其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爲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爲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以平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

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旣降爲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將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卽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搥死之斷其頭擲廁溷中城中民間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黃中乃率其衆復讐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拜住哥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真童糾言拜住哥  
陰害帥臣幾致激變不法不忠莫斯爲甚宜稽諸彝典  
寘于嚴刑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安置湖州而邁里古  
思之寃始白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終



